

钱塘雪外有飞仙

文陈默

下雪了。

也是在这样一个日子的那一年,江淹在钱塘江北岸的定山送别了友人。定山边的赤亭是他们分别的地方。君向潇湘我向秦,回程的舟行至浦阳江畔的渔浦,江淹遇到了大雪,仿佛是上天要让他留恋远去的朋友,他就在雪雾弥漫的渔浦下锚,回望那在雪中缥缈的定山,回想起离别时的酒与泪,“夜永起怀思”。

有许多事可以放下,特别是魏晋的文人们。财富与地位有时便真与粪土无异,可唯有友情,让他们永远难以割舍。这是今人读那段文史的深刻体会。

江淹送走的朋友叫谢惠连,作为“王谢堂前燕”那个谢家的一分子,他流连在钱塘江的山水之间,留下了许多吟咏的诗作。他们分别的定山并非现在湘湖的定山,而是西湖区的狮子山。“钱塘西南有定山,去富春又七十里,横出江中”。

毛奇龄在《杭志三诂三误辩》中说:“西岸有定山,东岸有渔浦,夹江而峙。”谢惠连也曾在这广阔的江面上,怀念他的族兄谢灵运。

那也是一个有雪的日子,谢惠连行舟在这如画的江山中,想起远行的兄长,他写道:“昨发浦阳汭,今宿浙江湄。屯云蔽曾岭,落雪灑林丘。”因为谢灵运也曾驻足于此,在江淹与谢惠连作别的地方,留下了自己诗作。

他说:“宵济渔浦潭,旦及富春郭,定山緬云雾,赤亭无淹薄。”所有的长亭都是为旅人所筑,他们驻足稍留,只为等那一声“珍重”。他们的赠答诗里常有“此去经年”的怅惘,越是动荡的年月,这怅然就缠绕得越深。因为这一别,往往就是山海永隔。于是,每一次送别都郑重和极具仪式:在长亭饮尽杯中酒,看着对方的船变成江心一点墨痕,等到连桨声都听不见,才挥手兹去。

而雪总会在这时落下,它让离别变得柔软,让远山模糊成可以任意想象的形状。江淹在渔浦的雪中回望,定山就成了故人远去的背影;谢惠连在舟中见雪,便觉得这漫天洁白都是兄长散落的诗稿。雪是温柔的阻碍——它让行舟不得不暂驻,让回望有了理由,让思念得以在天地间纷纷扬扬,铺满了整个江面。

离别了谢惠连,江淹投身了仕途,虽然一路坎坷,但最终官至醴陵侯。经年当官,江淹忽觉自己文笔衰退,他将此怪罪于梦见郭璞向他收回了五彩神笔。杭州萧山区江寺公园门口的梦笔桥,就记载了这个“江郎才尽”的典故。

其实,并非江郎才尽,只是文章与官身不可两全,钩心斗角的朝堂之上早将人搞得精疲力尽。

许多年以后,东坡先生也站在江淹曾经站过的江堤,他在《观潮》一诗中,提到了魏晋故人,他说:“拍手欲朝山简醉,齐声争唱浪婆词。”东坡先生一生的文学成就,都在贬谪的途中,他回首一生,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诗《自题金山画像》。他说: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黄州惠州儋州,都是发配之地。官场越往低谷,他文思越如泉涌。

而江淹,官场一路高歌,文思便一路枯竭,自然也在情理之中。东坡先生在杭州之时,也算是相对得意之日,所以他想批评魏晋的官员,只知喝酒,不干正事。这山简,是西晋镇守四州的将军,每天醉酒,留下了“山简醉”这个典故。

可是谁又不想喝一点呢?特别是在飘雪的傍晚,红泥新炉,炊烟袅袅。又许多年过去,“江东二毛”的大哥毛万龄也来到了江边,他坐在归来的渔船之上,煮一锅江鲜,望着雪中的定山、飘动的风帆,醉了山河,醉了人间。

此时,他听到了一声芦笛,他惊问:“何处有飞仙?”



江淹画像

江淹(444年—505年),字文通,济阳考城人。南朝政治家、文学家。围绕他有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,一个是“梦笔生花”,另一个则是“江郎才尽”。当今萧山城区留有江寺和梦笔桥,都是与江淹有关的古迹。

江淹自幼聪颖,六岁能诗,少志以汉时司马相如为榜样,勤学上进。十三岁那年,父亲去世,家境一时陷入贫寒,江淹不得不采薪奉母,孝闻乡里。困境之下,江淹仍好学苦读,“博览群书,不事章句之学,颇留情于文章”。



徐国庆摄

大雪天出门

文/王太生

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,演绎迷蒙的江山胜景。絮舞漫天中,总有几个人在大雪天出门。他们顶着风,在雪中行走,一起一滑,步履维艰,在纷扬的大雪中一走好半天,眉须皆白。

霜前冷,雪后寒。下雪天,人在雪中行走,并不觉得冷,由于行走,加之路滑,有时还走出一身汗,此时抬头望天幕,雪舞龙蛇,风挟雪而行,人走,雪也走。

雪地上留下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,若隐若现。

明代张岱,他要去湖心亭看雪。湖心亭是个赏雪的好地方,此时少有人去,苍穹之下,一人一舟一亭,心境澄明。

唐代孟浩然,踏雪寻梅的足迹渐行渐远,于寂静旷野留下一个远去的背影。“满头风雪路欹斜,杖屨行寻卖酒家。万里溪山同一色,不知何处是梅花”。正是这一份闲趣,让深冬充满生机。

往后四百多年,透过明代王谔《踏雪寻梅图》的纸上寒意,我亦看到主仆数人于积雪覆盖的深山中徒步寻梅,他们在一处山崖处拐弯,显得小心翼翼。纵是路滑山险,风雨肆虐,也难以泯灭心头那份雅意。

踏雪寻梅,是古人冬天里的雅事之一,于雪絮飞天当中,梅花的点缀,冷艳香馨,傲世独立,风骨高洁。

在中国文人的固有思维中,大雪天是个圣洁的世界,所有的混沌、迷糊、雾霭、暧昧、纠缠都不见了,连虫子都躲在洞里睡觉,天降瑞雪,空气清冽,人反而变得神清气爽。

有人坐不住,在大雪天出门。

晋代的王恭穿鹤氅在雪中行走,风度翩翩,像一只鹤,令观者叹慕,这在当时是个范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说,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尚未发迹时,家住京口。他看见美男子王恭乘坐着高高的肩舆,身上披着鹤氅裘。当时天正下着雪,孟昶从竹篱笆缝隙间看到后,赞不绝口:“此乃神仙中人啊。”

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。从前的雪真大啊,林冲在鹅毛大雪中走了半夜,路都被湮没了,他只能深一脚浅一脚,摸索着前行。

弥漫天宇、覆没万物的雪,是消融一个人胸中块垒的酒,散发出的激情,又像大雪一样茫茫无边。大概因为雪有颜色和形态,雪中的山河,看不见来者,找不到回路,旧貌全失,如妆后的佳人,清新雅致,忘了

岁月,也忘了哀愁。

在大雪天出门,会去做些什么?有人去掬几捧雪,放入瓦壶之中,煮雪烹茶。古代有一个人,看到雪这么干净,还想把它腌起来,一层雪一层盐,用箬叶封好,留待做一桌好菜。

也有人去江边钓鱼,柳宗元的诗中,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钓鱼人天冷而浑然不觉,因为他心中有目标,有感觉,有快乐。

大雪天总有几个人出门,有人独走,蹒跚而行,一出数里而不回;也有人乘一叶小舟,迷蒙天地间;还有人骑马,乘着兴致,朝一个地方奔去,风雪中驴背上吟诗。

唐朝的雪,宋朝的雪,明清的雪,扑在茅草屋脊上,沾在骡马睫毛上,挂在古诗文黑黝黝的树梢上……

大雪天回乡,这个人思乡心切,他是风雪夜归人,在风雪中整整走了一天半夜,推开柴扉,灯窗如豆,有犬吠人声,老酒暖炕等他回家。

风雪夜归人,让人听起来好温暖的名字!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,漫天大雪与幽蓝的夜色,构成他回乡行走的意境。

雪来无声,去无息,岁末拜访,就像一个布衣老友轻叩柴扉。

雪中的世界,无人打扰,一切都已遮盖,此时出门,天地任逍遥。

人在雪地,远观被雪覆盖的房子,它是草庐,如一只鸟巢,茅草毡上滴雪露,草庐中有红泥小炉,在纷雪的映衬下,室内炉火忽明忽灭。

大雪天出门,是一种心情,还有一份神态。

每个人总会遭遇一场大雪。我如果在大雪天出门,会在雪地里刨几颗青菜。被雪覆盖的青菜,由雪捂着,显得翠绿可爱。摘几颗回家,做青菜汤,洗净后,不用焯,也不用炒,直接入锅,一锅汤色碧绿。在这样的天气,哈气成烟,四周安静,让人满足于汤菜白米饭。

大雪天出门,或是为营生,挑两担柴禾去卖,挣糊口养家钱;或是闲逛,过滤心境,高兴时可以堆一雪人,雪人的眼睛是两只黑煤球,长鼻子是一根胡萝卜。那个人,大概是留在风雪中的自己。